



QUARTETS

古董琴弦上的精灵

跨越三个世纪的小提琴绝响

曾几何时，一曲《梁祝》勾起国人对小提琴协奏曲的美好记忆，
 让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走入中国观众心中。
 而世界著名提琴制造家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
 却创造了意大利小提琴制造史上的顶峰，
 能够收藏一把他制造的琴是每一位提琴演奏家及提琴爱好者一生最高的追求。
 如今跨越3个世纪，
 世界著名提琴制造家斯特拉迪瓦里的遗世之作再次奏响天籁。
 本期《都市游侠》特别邀请四位斯特拉迪瓦里重奏组的音乐家
 用最棒的弦乐器奏响最动听的声音，
 为你讲述这如歌的记忆。

【编辑：徐承娟】【摄影：罗力年】【采：文：李润基、Magpie】【设计：赵斌】

王晓明 “琴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王晓明 斯特拉迪瓦里四重奏第一小提琴手，现任苏黎世国家歌剧院乐团首席、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波兰多国家交响乐团首席。

100 音乐家 职业 101

音

音乐飞人遇上 绝世名琴

从飞行频率和里程上来看，王晓明的繁忙程度绝不亚于另一位跨国集团CEO。昨晚他从北京飞去苏黎世，在苏黎世国家歌剧院为《茶花女》演奏，今天上午直接从首都机场赶到拍摄现场，采访结束后马上就要去夜场演出。上个月，他完成了在新加坡的个人演出、四重奏的美国巡演和在波兰的独奏演奏会，回到自己定居的苏黎世只停留了3天。这个月，他将穿梭于北京、天津、深圳、台北，还要随时赶回苏黎世国家歌剧院履行乐团首席的职责。

去哪里都住酒店，刚下飞机就要投入工作，王晓明总是一手拖着行李箱，另一侧肩上背着小提琴Aurea。这幅画面在别人眼里是一个人背着一把琴，他却从不这么认为，“琴就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或者是我穿的一件衣服，它和我连在一起的。”他掰着手指每天与琴共度的时间：演出一般两三个小时，排练也是两三个小时，自己还要抽出两三个小时练习，“你看，基本上一整天都夹着琴，根本放不下。”

第一次拿起Aurea，试着拉出第一个音，王晓明就被打动了。就像一杯红酒要在品尝中感受它的甘冽和绵醇，一件乐器也需要在演奏中体会它的美妙。一上手他就发现，Aurea的音域非常广，声波呈发散式传播，一直向外扩散和加强，在演奏厅最后的角落也能清晰地听到。它的音色甜美、微妙，犹如钻石般闪亮，同时拥有足够的力度感，给予演奏者无尽的表演力。“一拿起Aurea，我就可以随心

所欲地对色彩、声音和感情做出细微的处理，可以完美地传达乐曲和我自己的情感。而且我发现，它的声音特别能抓住观众的心。”

虽然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早已超越乐器范畴，跨入收藏领域的金字塔尖，但乐器终究需要通过演奏来保持更优良的音乐活力，同时也不辜负它们最本质的功用。因此，负责收藏与保养斯特拉迪瓦里乐器的斯特拉基金会拿出4把名贵的斯氏琴，在瑞士寻找4位优秀的乐师组成弦乐四重奏，让古老的提琴焕发新生。26岁考入苏黎世国家歌剧院乐团成为首席的王晓明，是该乐团成立100多年来最年轻的首席，顺利地成为了斯特拉迪瓦里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手，接过了这把由斯特拉迪瓦里制作于“黄金时期”的Aurea。

Q：乐手之间的默契如何培养？

A：长时间的合作和大量的排练，没有任何捷径。在四重奏里，每个人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哪一个稍微有点问题，就会感到不和谐。我们会安排一段特别集中的时间来排练，常常连续一个星期，每天七八个小时。一定要达到这种状态：四个人演奏四把乐器，听起来就像一个人演奏一把乐器一样。

Q：古典音乐家的性格也相对内敛吗？

A：不一定，但我觉得音乐家都要有个性。在演出中，往往是音乐家传达了80%的信息，观众只能接收到40%，所以需要音乐家投入很强的个人感染力，给观众带来更多的触动。

乐师和乐器共盼知音

2013年5月，在中国国家大剧院举办的“金色琴弦”斯特拉迪瓦里弦乐四重奏音乐会上，加演曲目是中国二胡名曲《赛马》。当奔腾的蒙古旋律从来自欧洲的古老琴弦上响起，4位音乐家向观众展示了音乐无国界的魅力。

王晓明常常向各国同行介绍中国，“让我特别自豪的是，古典音乐目前在中国发展得很不错。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喜爱古典音乐？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观众群体和音乐厅？”

在古典音乐中，弦乐四重奏极为精细、雅致、内敛，是小型室内乐中最精华的组合方式。17世纪，室内乐流传于欧洲宫廷与贵族城堡中，随后走向民间。第一小提琴是弦乐四重奏中最亮丽的色彩，也承担着最多的旋律和技巧。王晓明有一个习惯——没事就活动手指。因为长途飞行对肌肉的功能不利，必须不停地练琴或不断地做手指操。

从4岁开始，他在父母的安排下学习小提琴。如果问一个4岁的孩子“你愿不愿意拉琴”，也许答案都是“不愿意”。幸运的是，王晓明坚持下来了。1987年，中央电视台开始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6岁的晓明坐在电视机前，突然发现“音乐真美妙”。此后每年元旦下午6点，他必定守在电视机前。“我就这样喜欢上了音乐之都维也纳，喜欢上了莫扎特，后来还选择了维也纳继续学习音乐。”

每次回到中国，他都带国内观众对古典音乐的热情感动，也特别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少年儿童对古典音乐产生兴趣。“我可不希望还没拉到退休的年龄，就已经没有人听古典音乐了。”四重奏特意定制了印有斯特拉迪瓦里品牌Logo的T恤，在非正式场合演奏时穿上，让观众感受到：不是所有的古典音乐都那么遥不可及。“古典音乐不像流行音乐那么简单直接地打动人，但它给我们的的心灵带来一种净化。只要你觉得好听、听着舒服，就是享受了音乐。”

昔日伯牙破琴绝弦，只因知音不再；今天，王晓明和绝世名琴也在期待观众。四重奏去过全世界最好的剧场，最令他感动的不是演出后的全场起立、掌声和欢呼声，而是在一段精彩旋律之后观众呼吸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细腻的瞬间，每次捕捉到，在台上的王晓明都为之心折，“那一瞬间，感觉一切付出都值得，没日没夜的练琴、毫无规律的作息、疲于奔命地赶演出都值得，我选音乐真是选对了。”



塞巴斯蒂安·博伦 66 第二提琴手的古典音乐梦

塞巴斯蒂安·博伦 (Sebastian Bohren) 来自瑞士，毕业于苏黎世音乐学院，曾先后在许多欧洲小提琴大赛中获奖。他作为比赛获奖者曾多次与苏黎世室内乐团、琉森室内乐团及慕尼黑青年爱乐乐团合作，并在许多欧洲著名音乐厅举办独奏音乐会。

第二小提琴手以伴奏的身份出现，为第一小提琴手合声，他们的工作就是完成那些其他乐器所不能演奏完整的音乐。他们为整个乐队服务，他们做着最不起眼的事情来让整个乐曲能呈现出完美的状态。第二提琴手也被用来比喻那些起着次要作用但是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的人。塞巴斯蒂安·博伦就是其中之一，本期《都市游侠》带你进入瑞士年轻一代第二提琴手的古典音乐世界。

音 斯特拉迪瓦里提琴不是一种炫耀

塞巴斯蒂安·博伦8岁开始学习小提琴，师从著名小提琴教育家 Zakhar Bron、Ana Chumachenko 以及 Igor Karsko，并曾先后在许多欧洲小提琴大赛中获奖。他作为比赛获奖者曾多次与苏黎世室内乐团、琉森室内乐团及慕尼黑青年爱乐乐团合作，并在许多欧洲著名音乐厅举办独奏音乐会，如维也纳音乐厅、苏黎世 Tonhalle 音乐厅、慕尼黑音乐厅等。Sebastian热爱室内乐，他的乐曲拥有着浑厚优美的独特音色。

谈起自己的音乐启蒙，塞巴斯蒂安·博伦和其他三人的音乐背景迥异，他的父母都是很普通的工程师，对于塞巴斯蒂安·博伦的期望就是希望他能够健康快乐地长大，然而年少时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广播里听到了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第一乐章后，塞巴斯蒂安·博伦就吵闹着要父母给他买了自己的第一把小提琴，从那以后他进入了古典音乐的仙境。然而作为一个对任何事物都充满新鲜感的少年，塞巴斯蒂安·博伦还是经历了在古典音乐追寻路上的低潮期。有那么一段时间，塞巴斯蒂安·博伦迷上了重金属摇滚和朋克，经常偷偷跟父母说要去琴房练琴，然后杀到酒吧里看摇滚乐队表演。塞巴斯蒂安·博伦回忆说，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训练确实有点让他透不过气来，不过当他第一次正式登上表演舞台的时候，他对于古典音乐的激情仿佛在一夜间重新点燃。站在灯光的中央，完全陶醉于其中的状态，让塞巴斯蒂安·博伦永生难忘。尔后他开始参加各种的比赛并和最著名的乐团合作，并在许多欧洲著名音乐厅举办独奏音乐会，年纪轻轻的他获得了众多欧洲音乐奖项并在同龄人中成为了一名才艺十分娴熟精巧的成熟乐手。

由于其优秀的音乐成绩，欧洲音乐协会将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赠送给他免费使用，这可谓是极高的荣誉。这把价值连城的小提琴制作于1710年，在1800年被苏格兰人献给英国

国王“乔治三世”并以其来命名。后来在滑铁卢战役中，一个惠灵顿的骑兵为了保护这把小提琴而战死沙场。1815年6月，小提琴被发现于骑兵的马鞍囊中安然无恙。此后 Bernhard Molique 成为了这把小提琴的新主人。而后，它又辗转到了 Dreyfuss 男爵手中，1889年，柏林小提琴家 August Riechers 成为新的拥有者。之后被美国商人 Emil Hermann 买下并转卖到日本东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King George” 在被官方允许的情况下被偷渡回了柏林。对于这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塞巴斯蒂安·博伦一直保持着十分低调的态度。他淡然地说道：“平时不训练的时候，这把小提琴都静静地躺在地下室地窖的储物柜里。朋友来家里说想看这把小提琴，我也舍不得拿出来。一是因为它的珍贵，二是因为我并不想把它当成一种炫耀的工具。” Sebastian 认为，音乐从来不是一种外露的东西，而是犹如人的气质，应该自然流露。

我已活在音乐世界的未来

只有26岁的塞巴斯蒂安·博伦可以说是一

Q: 你说自己非常喜欢各种流行音乐，如朋克、摇滚等，以后会不会尝试一些关于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 cross-over?

A: 我的爱好和职业是分开的，我喜爱各种音乐，但是对于古典音乐我却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所以不会尝试。古典音乐的精髓就是它的纯粹。

Q: 作为四重奏中最小的成员，你在音乐合作上和其余三位提琴手是如何沟通的?

A: 其实沟通和年龄在我看来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四个人的合作模式很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感觉，在生活和音乐上我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也互不侵犯对方的私人领地，所以基本上沟通上没有任何问题，基准就是尊重。

个拿奖无数的年轻才俊了，然而他本人却对奖项这种东西有点不屑一顾。他认为比赛只是一个集中模式的体现，作为一个音乐人并不是仅仅需要在比赛的那十几分钟出色，还需要源源不断的激情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力。Sebastian 说他接触过很多各种奖项加身的人，可是其中的大部分人在音乐之路上却走得并不顺利，他说道：“很多时候，这些人已经被训练成只会在那十几分钟里展现自己的提琴手了，在我眼里他们失去了创造力，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音乐家。”不过塞巴斯蒂安·博伦也确实承认获奖和音乐生涯的规划仿佛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有些人靠着得奖才能出名、获得赏识并且发展自己的音乐道路，有些人却因为各种奖项固步自封，从此成为了一类只会比赛的人。他说当下的他注重更多的则是对音乐的理解。

塞巴斯蒂安·博伦在拥有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的同时，也十分了解并欣赏他的故事和为人。他向我们介绍说斯氏是一个永不停顿于实验的工作狂，从他的无可比拟的优美、精细、大量而无一相同的作品中可以肯定，他绝对是个完美主义者。对于斯氏来说，每一把小提琴都是他进行一次实验的机会，无论这是一次大实验与否。尽管有的只有很少的差别，斯氏的琴桥下的弧度和琴背上的弧度几乎没有一次相同；同样 f 洞漩涡的厚度也在改变，还有 C 弦、把位、琴边和琴转音位的形状也都在改变。对于斯氏来说，一旦全部大约 78 件零件组合在一起，它们就成为了一把拥有独一无二声音的小提琴、中提琴或大提琴。同理在音乐上的追求，塞巴斯蒂安·博伦亦是同样的不设限，所以他加入了斯特拉迪瓦里提琴四重奏的队伍。

作为乐队里的第二小提琴手，塞巴斯蒂安·博伦从来不觉被谁抢掉了风头，虽然第二小提琴手们总是以伴奏的身份出现，为第一小提琴手合声，他们的工作就是完成那些其他乐器所不能演奏完整的音乐。然而他们为整个乐队服务，他们做着最不起眼的事情来让整个乐曲能呈现出完美的状态。第二提琴手也被用来比喻那些起着次要作用但是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的人。他拉了拉自己的围巾说道：“四重奏的关键就在于合作，我就是那个不可或缺的那颗螺丝。”问起对于未来的打算，他的回答让人觉得意味深长。他说道：“我已活在未来，我按着自己的步伐得到了我想在音乐路上得到的一切。所以我已活在未来，别无所求。”



莱希·安东尼奥·乌欣斯基 中提琴家深沉的耀眼

莱希·安东尼奥·乌欣斯基 (Lech Antonio Uszynski)，意大利裔瑞士音乐家，赢得过瑞士青年音乐家比赛大奖。2001年创建了三重奏组“Trio Elegiaque”并获得了意大利 Zinetti 国际三重奏比赛的第一名。

但凡热爱古典音乐的朋友，都很熟悉柏辽兹的经典之作《哈罗尔德在意大利》。中提琴在里面扮演标题上的主人公，落落寡欢，却有一肚子说不出的心思。换了小提琴作主角，未免过于耀眼；大提琴呢，又过于伤感；中提琴则深沉感人正合适。本期《都市游侠》介绍的这位意大利裔瑞士音乐家的中提琴故事，就如同他本人一样深沉的耀眼。

中

中提琴的独步之旅

Lech Antonio Uszynski, 1986年出生于一个意大利的音乐世家。5岁跟随父亲开始学习小提琴，之后在苏黎世师从于著名小提琴教授 Ana Chumachenko 及世界著名小提琴家 Zakhar Bron。13岁开始学习中提琴，从小提琴改为中提琴的缘故主要是因为 Lech 的妈妈，她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中提琴手。在学会欣赏小提琴声的悠扬轻柔后，Lech 发现自己的性格更加适合中提琴的低沉和深邃，于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中提琴手的职业生涯，并赢得了瑞士青年音乐家比赛大奖。他师从中提琴演奏家 Rudolf Barshai，并考入了苏黎世著名音乐学院，大学里 Lech 就开始参加各种大型音乐比赛，现在又考入了本学校的硕士，即使经常巡演，他仍然没有放弃学业。在大学期间，勇于尝试新事物的 Lech，于2001年与他的哥哥创建了三重奏组“Trio Elegiaque”，并赢得了意大利 Zinetti 国际三重奏比赛的第一名。

谈起演奏中提琴和小提琴的差别，Lech 可算是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他说二者在演奏中虽然看起来接近，实际上中提琴和小提琴的演奏技巧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弓法。由于体积变化，因此演奏中提琴对体能要求更高。（据说小提琴师练习几个月中提琴后再演奏小提琴会有很大进步。）通常中提琴的体积更大，弓弦更长。左手可以演奏出更宽更强的颤音，右臂运动的距离离身体更远。因此当演奏者从小提琴转为中提琴时，很快就会发现两者的指法有很大区别。演奏者必须将左肘伸得更远甚至弯过来，这样手指才能够到最低的弦。只有手指稳定有力才能发出一个清晰的音。除非演奏者的手特别大。普通人都需要学习不同的指法，如在演奏中经常使用半位 (half position) 和活动位 (shifting position)。Lech 强调，中提琴的弦通常比小提琴粗一些，因此音色更柔和低沉。同时，更粗的弦也意味着发音更慢一

些。实际上，如果一个小提琴手和一个中提琴手一起演奏，中提琴手必须比小提琴手提前一点拉弦，这样中提琴和小提琴声音才能同时发出。更粗的弦还意味着拉动中提琴需要更多的力量。

由于对中提琴的深刻理解，对于手中这把古董琴，Lech 也是爱护有加。90岁高龄的斯特拉迪瓦里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在1734年制作了他最后的中提琴，这把中提琴罕见的小于他制作的某些大尺寸的小提琴。制作的工艺和生命力，使它具有罕见的美丽外形和迷人的音色。据说，这把琴的价值甚至超过了他在“黄金时期”的作品。近300年后，这把中提琴依然保持着最完美的状态。Gibson 曾被著名的“Joachim-Quartet”三重奏组所使用。平日里，Lech 都是琴布随身，为了保持古董琴的音质，他没事就拿出琴布擦拭一下琴身，仿佛一个充满爱的慈父。

古董琴与弦乐四重奏的碰撞

如同“人养玉、玉养人”一般，古董提琴数百年后仍能一如既往地发出优美的声音，并且经由现代演奏大师之手在演奏时带来的细

Q：你除了在音乐中寻找激情外，还有什么其他爱好吗？

A：我非常喜欢踢球，不过没那么长时间，但凡没有巡演的时候就喜欢在瑞士找几个朋友踢踢球、出出汗。除此之外我还特别喜欢玩德州扑克，以前是相当迷恋，不过现在收敛了，因为要工作嘛，哈哈。

Q：做一名中提琴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A：我在一个音乐世家长大，我的妈妈也是中提琴手。对我来说拉中提琴以及和家人一起进行音乐交流，仿佛是一种对于成长的回顾和眷恋，对我来说拉中提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我的职业。

微振动能让提琴的主体木材更容易引起共鸣，从而使其原始的最佳音质得以保存下来。甚至在演奏中进一步升华。Lech 对于其手中的古董琴算是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他说：“被誉为古典小提琴三杰的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尼科洛·阿玛蒂、安德烈·瓜奈里所制的小提琴，在1990年后基本都能保持每年高达20%左右的价格涨幅。”同时，Lech 强力推荐人们投资收藏名琴，并感叹“一把好琴对演奏者而言，比冠军奖金还重要。”Lech 说：“西方国家有这么一个传统，大的机构或资金实力强的人，会赞助年轻的音乐家，让他们有机会演奏名琴。”

对于古董琴保养的问题，Lech 也算小有造诣。“西洋古董乐器也没有想象那么娇贵，不会‘含着怕化了’，只要正常使用、细心保养，便能持久收藏。”他表示，不少大师级的提琴在每一次调音后，都会给音质带来相当大的提升。所以自己在入手斯特拉迪瓦里的名琴后，会定期请首席师为宝贝“松松骨”。

也正是因为这个宝贝，让 Lech 和 Maja Weber 等人走到了一起，组建了这支独一无二的斯特拉迪瓦里四重奏乐队。弦乐四重奏 (String Quartet)，顾名思义，就是“由四把弦乐器组合而成的室内乐形式”。它包含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以及一把大提琴，是目前最主要和最受欢迎的室内乐类型。Lech 表示，弦乐四重奏由于在音色上相近以及结构上的严谨，对弦乐演奏家来说是非常严苛的考验，而透过精湛的演奏技巧与完美的合奏默契更能表现出音乐本身丰富的内涵。

这次斯特拉迪瓦里四重奏演奏会是 Lech 第二次来中国，但却是第一次来北京。谈起中国观众以及音乐家对于西方古典音乐的理解，Lech 忍不住啧啧称赞，“中国的孩子现在越来越注重音乐的培养，我也通过晓明知道，在前几年很多中国孩子学习古典乐器很多时候都是奔着职业道路去的，现在由于中国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家长会注重培养孩子的音乐素养，而不仅仅是把拉琴当作一种谋生工具去期待，这一点非常了不起。”这次的视听盛宴，Lech 和他的队友准备了海顿的《骑士四重奏》第四乐章、肖邦的《降D大调圆舞曲》、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第一乐章等世界著名弦乐四重奏曲，四重奏组的演奏充分发挥了四把乐器各自的个性和特色。生活是由许多故事组成的万花筒，对于 Lech 来说，音乐或许才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主角。▶



马娅·韦伯 温暖雄厚的提琴力量

马娅·韦伯 (Maja Weber) 瑞士音乐家, 获得过 Bubenreuth 重奏比赛的第一名, 在日内瓦和格拉茨重奏比赛中获得过第二名。

自17世纪大提琴家多曼尼科·加布里埃利 (Domenico Gabrielli) 创作了第一首大提琴独奏曲以来, 已有不少作曲家专门为大提琴创作乐曲, 有“音乐贵妇”之称的大提琴, 是管弦乐队中必不可少的次中音乐器。本期《都市游侠》邀请到的马娅·韦伯就是驾驭“音乐贵妇”好手中的佼佼者之一, 而且令人惊叹的是, 她手中的这把提琴正是出自世界著名提琴制造家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之手, 如此特别的乐器配上她独一无二的演奏技术引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音乐故事。

演

演绎感性的闪亮

提琴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只有最棒的提琴音乐家才配得上——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家族制作的提琴”。所以出生于瑞士的马娅·韦伯从小就因为家庭氛围的熏陶而立志成了一名职业的大提琴手。她4岁开始学习大提琴, 先后从师于大提琴教育家 Frans Helmerson 和 Walter Levin。她组建了苏黎世四重奏组“Ars Amata Zurich”和重奏组“Amar-Quartet”, 并获得了 Bubenreuth 重奏比赛的第一名, 在日内瓦和格拉茨重奏比赛中获得过第二名。也正是那个时候, 她开始梦寐以求能够拥有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家族制作的大提琴。那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斯特拉迪瓦里大师的故事了。

斯特拉迪瓦里是一个技艺非凡、充满感性和洞察力的艺术家, 以至于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至高无上的品质的代名词。任何领域的卓越品质都被冠以“斯特拉迪瓦里”这个名字。他对小提琴几何学的诠释和其设计被其后延续 250 年至今的小提琴制造家尊为概念模型。斯氏同时也制造提琴、吉他、中提琴和大提琴。他一生共制造了大约 1100 件乐器, 其中流传至今的约有 650 件左右。另外, 有大量的小提琴都是其他制琴家为颂扬斯氏而造的, 他们模仿斯氏的模型, 并贴上标签“斯特拉迪瓦里式”, 正因如此, 如今贴上“斯特拉迪瓦里式”标签的小提琴不一定是精品。

马娅·韦伯介绍说, 她手中的这把大提琴制作于 1717 年, 曾被英国大提琴家 Hancock 使用, 后被英国的学者 Bonamy Dobree 拥有并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其后这把珍贵的大提琴被葡萄牙的大提琴家 Guilhermina Suggia 所拥有, 并演绎出感人的故事。Guilhermina Suggia 在她的一生中一直用这把她最喜欢的大提琴演奏

着, 她完美的技术与大提琴温暖但不失雄厚的低音一起陶醉了每一位观众。在伦敦的 TATE 美术馆里, 一直悬挂着由画家 August John 创作的“Suggia 与她的大提琴”的著名油画。在 Suggia 死后, 这把大提琴被出售, 所得收益全部作为皇家音乐学院的奖学金。

中国有句古语: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拥有着世界上最优秀的大提琴的 Maja 希望能将这种音乐财富以更有意的方式展示给世人, 于是她成为了斯特拉迪瓦里四重奏乐队的组织者和领头人。由于多年的演奏经验和积累的人脉, 她从欧洲找寻到了两名同样拥有斯特拉迪瓦里提琴的音乐家 Lech Antonio Uszynski 和 Sebastian Bohren, 再加上中国著名小提琴手王晓明, 这个以名贵提琴为演奏亮点的弦乐队就闪亮诞生了。

Q: 你是一名成功的事业女性, 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对于家庭和音乐追求是如何去平衡的?

A: 我的丈夫非常支持我的事业, 两个孩子也非常体谅我, 因为他们也很喜欢古典音乐, 除了出国巡演, 剩下的时间我都留给我的家庭, 给孩子们讲些音乐的故事, 教他们拉拉提琴是我快乐、最幸福的时刻。家庭的宽容使我在安稳生活的同时兼顾事业。

Q: 如果有一天你不拉大提琴了, 你会做些什么?

A: 我想离那一天还有很久, 因为我是一个职业的音乐家, 我热爱音乐, 希望一辈子把它当做我的事业和激情所在。不过任何职业都是有寿命的, 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不能保持自己的最佳职业状态了, 我会成为一个大提琴老师吧。

琴如人生的爱

所谓好东西在懂的人手里才能发挥其最大价值, 马娅·韦伯详细说了她对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传奇性原因的理解以及她是如何爱护这把大提琴的。“很多年来到底什么成就了斯氏琴独一无二的卓越品质一直是每一个音乐行家讨论的主题。每个专家都有自己一套的说法。是由于漆涂料吗? 有的人很肯定地说斯氏用的漆涂料中有秘密配方, 而斯氏已把这一处方带入了坟墓, 现已失传。另一些人否认这一说法, 认为斯氏所用的油基 (oil-based) 涂料配方, 每个在他所住的地方制琴师都在用, 而且现在已经可以用化学性分析把它调到最完美状态。在我看来一方面是因为木料的关系, 斯氏早在砍树之前就本地或是国外森林选择上好的枫木和云杉木, 并用特别的秘密方法予以保存。还有就是因为琴背的弧度, 制木料时优选、精巧的厚薄过渡, f 孔的雕刻, 共鸣箱内低音梁和音柱的摆放位置等等。”所以 Maja 也承认, 这样说来, 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完全可以制造出来, 但是 Maja 却严肃地认为乐器仍然需要好的乐手来演奏, 要不然只是一个死物。

于是, 她根据其拥有的斯特拉迪瓦里大提琴的材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奏方法。毕竟这把大提琴是在经历过两个世纪的风雨后来到了她手中的, 马娅·韦伯表示平日里的提琴练习她就会用到这把提琴, 因为共鸣是要在时时刻刻的训练和配合中产生的, 所谓提琴如人, 同样需要良好的沟通和磨合, 马娅·韦伯把这个过程美称为和斯特拉迪瓦里先生的音乐神交: “一个人制作的东西一定带有了此人的品质和性格, 每次练琴的时候, 我仿佛在和斯特拉迪瓦里先生讲话, 这种感觉, 确实十分奇妙。”

出生于 70 年代的马娅·韦伯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同为音乐家的丈夫一直支持着她的音乐事业。一年当中她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马娅·韦伯解释道, 作为乐队的组织者, 她希望乐队的亮点不仅仅是四把名琴, 还有四个人的音乐交流与配合, 每次的训练几乎都是在旅途的劳顿中抽出来的, 甚至这次拍摄期间, 四人也没放过休息期间的排练, 一旦相机放下, 音乐便悠然地在耳边响起。马娅·韦伯说, 做一个专业的提琴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情感投入, 这种音乐共感是全身心投入后才能获得的一种回报。“我想音乐家这条道路我会做到拉不动的那一天。”怀抱大提琴的马娅·韦伯笑得如同一个孩子。☑